

光阴荏苒，不觉又过十七年。源氏公子不知见过多少绝色女子，可那夕颜在他心中仍鲜明生动，梦魂萦绕。“倘她尚在人世该多好啊！”夕颜的侍女右近，才貌一般。源氏公子思恋旧情，对她尤为优待，让她与老侍女一道供职邸内，他流寓须磨时，紫姬接管众侍女，右近也随之供职西殿。紫姬觉得她心地善良，行为谦谨，便十分器重。但右近仍念念不忘夕颜：“公子多情，即便是不十分相爱的女子，依然给予关心照顾，从不随便遗弃。倘我家小姐还在人世，公子对她的宠爱不知何等深呢。虽本能与高贵的紫夫人同列，恐也是六条院中人了。”如此一想，更觉悲伤。又加上夕颜的女儿玉鬢，寄养于西京夕颜乳母家里，音讯全无。右近一直将夕颜暴死之事深藏于心，况且源氏公子也叮嘱勿将他的姓名告知外人，故一直不便前往探访玉望。在这期间，乳母之夫莱升太宰少或，赴筑紫任职。她便随夫移居筑紫，那时玉望刚满四岁。

乳母思念夕颜，昼夜哭泣，到处烧香拜佛，又向相识之人打听，但终未能知其下落。她想：“事已如此，我就抚养这孩子吧，也算夫人有个遗念。只是她跟着我等身份低微的人远赴边地，恐要多受劳苦。还是设法通知她父亲才是，”然终无机会。后来家人商量，倘真找到这女孩父亲，问起夕颜，如何作答呢？这孩子怕是不会亲近她父亲的，真要交给她父亲，我们亦放心不下；再者，倘她父亲见到这孩子，定然不许带走。最后决定不通知她父亲，且带在身边。玉鬢长得端庄周正，年纪虽小，高资优雅之相已隐约可见。乳母一家登上简陋木船，顺水而下，景况甚是凄然。

满怀童真的玉望一心难忘妈妈，上了船，便不断地问：“我们到妈妈那里去吗？”乳母听了，暗自垂泪。也勾起了乳母的两个女儿对夕颜的怀念，止不住泪落如雨。船上的人劝道：“在船上哭恐不吉利呢！”一路山青水秀，宛然如画。乳母想到：“夕颜夫人生性最爱山水美景，要是她也见到这般景致，不知有多高兴呢？唉！倘她还在，我们也不会远赴他乡了。”她眷恋京都，正如古歌所言：“行行渐觉离愁浓，却羨使臣去复归。”不免黯然神伤。此时船上稍公粗犷地唱起掉歌来：“迢迢到远方，我心好悲伤！”两女儿听了，心有感触，哀思又增，忍不住相与哭泣。船行至筑前大岛浦时，二人便吟诗唱和：

“船歌幽咽过大岛，消公莫非怀故人？”

“大海浩森速行舟，何处寻觅苦恋人？”她们互诉远赴他乡悲苦。心惊胆寒地度过风浪险恶的筑前金御崎海岬谷。她们又想起一曲古歌，便不断地吟唱“我心终不忘”一句。不久抵达筑紫，进入太宰府。而今京都已远，不知那失踪的夕颜身于何处？乳母等一想起，便落泪不止。只得精心抚育玉望，以此慰藉。日子渐渐过去。夕颜偶尔也出现于乳母梦中。然而总有一酷似她的女子相伴。而且每次醒来，乳母皆心绪烦乱，身觉不适。于是她想：“莫非夫人不在人世了？”从此愈为伤心。

岁历五载，少或任满卸职，决定返京。然而征途漫漫，所需费用甚多；而本人位卑势弱，无甚积蓄。故犹豫不决，倘佯度日。岂料少或忽染重病，自知将不久于人世。此时玉望年仅十岁，容貌姣美，令人惊异。少或牵挂玉鬢，唤来家人说道：“我已病重，恐再难照顾玉皇了。这孩子也真命苦，让她屈居此等乡间，真委屈了她。自到筑紫，我便想于某一天将她送返京都，找到生身父母安享荣华。哎，孰知我心事未了，便客死异乡……”他担心玉屋前途，便唤来三个儿子，立下遗嘱：“我去之后，你们要速将此女送往京都，其他诸事，勿须操心。”不久便撒手而去。

这玉勇为谁所生，连官哪内的人都不曾告知。与人只称是外孙女，乃身分高贵之人，数年来于深闺里长大。如今少或摔死，乳母一家无依无靠，悲苦之余，只得遵照遗嘱，设法返还京都。然而在筑紫，少或给有众多冤家。乳母深恐那些人阻碍他们归京，一直踌躇难决。转眼间，又是几年过去了。玉堂已长成窈窕淑女，既承袭了母亲的美丽，又因父亲的

贵胄血统，显得高贵优雅，温婉贤淑，胜过当年夕颜许多，真是绝代美人！当地好色之徒皆为之神魂颠倒，纷纷登门求婚。于乳母眼中，众人皆不过田舍儿郎，竟想攀折金枝，实在荒唐，遂一律置之不理。为避烦扰，便传出话来：“此女子虽长得好看，却患有严重残疾，不得婚配，只送去当尼姑。于我有生之年，暂留身边罢了。”外人便传：“真是遗憾，已故少武的外孙女是个残废人。”乳母听了又极为生气。她刚道：“无论如何应送她返京。她幼时甚得父亲宠爱，如今阔别多年，长大成人，他们该不会嫌弃吧。”于是日日祈祷，盼早日了遂此愿。此时乳母的子侄皆已于当地成家，安居度日。乳母心中焦灼，只觉回京一事更见渺茫了。那玉望异常聪慧，渐明自己身世，只恨人生苦多。她每年三次斋成祭星，以此消灾祈福。至二十岁，愈发出落得袅袅婷婷，婀娜多姿。住此乡野之地，有如玉埋沙中，实甚可惜。此时他们已迁居肥前国。当地略有声望之人，闻知有此美人，纷纷前往，登门求婚者络绎不绝。乳母不胜其烦，厌恶之极。

且说附近肥后国，有一大家族，其中一武士职位至大天监，在当地声名显赫。他虽一介武夫，却附庸风流，到处罗置美色。对美貌的玉望自是热心，便传言不畏残疾，定要将她弄到手。并委派人来诚恳地求婚。乳母异常厌恶，回答道：“我们外孙女不会答应的。她即将出家为尼了。”大夫监闻此愈加着急，便抛开所有事务，亲往肥前求婚，并私下找来乳母三个儿子，央他们说服老人。对他们道：“若能成就此事，我定现你们为心腹，日后不遗余力提拔你们。”其中二人动了心，回来劝乳母道：“母亲呀，这桩亲事不错，先前差点委屈了小姐。大夫监倒是一得力靠山，且答应提拔我们呢。要在此地生活，总得仰仗他才行。出身塑门，身份高贵又有何用？这么多年，她父母也不来认她。谁知道她是名门千金？这人身份相称，况又诚挚相求。依小姐眼下处境，嫁与此人，算交好运了。恐怕也是前世姻缘，要不怎会流落于此呢？若不允婚，又能逃到哪儿呢？那大夫监脾气暴虐，一旦动怒，后果可想而知。”两个儿子对母亲连逼带诱，诉说一番。乳母听了又惊又气。长兄丰后介对母亲道：“此事无论如何，总不妥当。既对人不起，又有违父亲遗愿，我们得快点想法子，速送小姐进京。”

乳母的两个女儿想到小姐处境，也很同情。不禁叹道：“她母亲命运不顺，年纪轻轻便突然失踪，如今尚不知死活。我们一心盼小姐能嫁个贵人。若嫁给这个蠢汉，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”但大夫监不知，自以为身分高贵，频频写信，诉说思慕爱恋。他的字虽不错，信笺为中国产的色纸，香气落郁，奋力求机智风趣，却文法错误，漏洞百出。且叫乳母的次郎相荐，亲临拜访。

这大夫监三十上下，身躯高大肥胖。虽不十分丑陋，但言语嗜苏，举止粗鲁；面目可憎，让人生厌。大凡寻花问柳，定于夜间进行，故称合欢树为夜合花。此人却于春日傍晚前来求婚。古歌云：“秋夜相思特地深。”眼下不是秋天，可他对玉望的相思却比秋夜更深。

此姑且不论。既已上门，也不好将其拒于门外，乳母无奈，便前来接待。大夫监说道：“后生久仰贵府少或大人才高德重，声名远著，常思拜识，侍奉左右。岂料后生此愿未遂，大人摔然仙逝，令我悲敬不已！为弥补此愿，拟请将府上外孙托付后生，定当尽心竭力。为此今日冒昧前来，拜访资府。贵府小姐，乃金枝玉叶之身，下嫁后生，定有辱没。但后生定将她奉为女王，让其位居高上。太君未能速允此事，或悉寒舍多有贱俗女子，不屑与她们同列。其实此等贱人，怎可与贵府小姐相提并论呢？后生仰望小姐高位，不逊于皇后之尊。”他强提精神，恭维了此番话。乳母本为所动，正色道：“岂敢岂敢！老身毫无此意。承蒙不弃，深感殊荣。只是小女子福薄命浅，身患不可见人的残疾，不能侍奉巾林，常暗自叹息。老身勉为照料，亦苦不堪言。”大夫监又道：“区区小事，实不足为虑。普天之下，即便双目失聪，二足瘫痪之人，后生亦能妙手回春，促其康复。况此地神佛，尽皆听命于我！”他洋洋自得，大肆吹嘘。接着便指定本月某日前来迎娶。乳母老太太忙答道：“不可不可！本月乃春季末月，依乡下习俗不宜婚嫁。”暂用此言推辞了。大夫监起身告退，忽觉应奉赠一诗，思虑片刻后，吟道：

“今日发誓神像前，此生不作负心汉。此诗做得不赖吧？”说时满面堆笑。原来此人初次作诗，并不懂恋歌赠答之事。乳母老太太已被他缠得昏头转向，难以做出答诗，便叫两女儿代做。女儿也推说做不出。她觉得久不作答，有失体面，便将想到的话随口吟出：“朝夕祈祷表心愿，愿违不遂恨杀神！”吟时声音颤得甚是厉害。大夫监将身一转，挨了上来，说道：“且慢，此话怎讲？”太太吓得浑身发抖，面如土色。两个女儿亦很害怕，但只得强作笑颜，替母亲辩解道：“家母之意：此人身患不可见人的残疾，发誓永不嫁人。倘若有违心愿，她必然生恨。母亲人老糊涂，说错了恨杀神明，还请大人多多体谅。”大夫监道：“嗯嗯，此话不错！”他点点头，又道：“此诗好极，后生虽居山野，但非俗民可比。京都人有甚稀罕，他们知道的我皆懂，你等可别小瞧了我！”欲再做诗，但长久吟哦不出，只得告辞而去。

乳母担忧大夫监收买了次郎，深恐惹出事端，便与长子丰后介商量，催他尽快设法。丰后介寻思：“我有何法？两兄弟不再帮忙，只因我未按大夫监的意思去做，早已有隙了。那大夫监何事干不出？若惹恼了他，不知要遭多少罪呢。”他异常烦恼。玉鬢见乳母及丰后介为自己这事，弄得焦头烂额，无计可施，想来回京无望，更觉人世悲苦，便闭门哭泣，只想寻死。乳母见她要轻生，更是忧心如焚。丰后介不忍玉望落入火坑，决定冒险带着玉皇离开此地。

乳母两女儿，也决心舍弃患难与共的丈夫，陪玉望进京。便决定由乳名叫贵君，如今称兵部君的小妹陪玉望夜间上船。因大夫监已回肥后国，将于四月二十前后选定吉日，前来迎亲，故乘此机会逃走。因子女太多，兵部君的姐姐给未同行。这三女子，虽然身份高低不同，但多年朝夕相处，已亲如姐妹。如今分别，真让人想起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的古诗。想到从此将不见松浦宫前清上的美景，想到从此姐妹将天各一方，想到此去吉凶未卜，兵部君别情依依，悲从心起。临行赠诗道：

“方脱苦海未定魂。何方今夜泊浮身。”玉望也临别赠诗道：

“渺茫前程多歧路，随风逐放身飘零。”吟罢神思恍惚，晕倒于船中。

众人出走，大夫监定会很快知晓。因此人生性倔强，势必昼夜追赶。深恐到时出走不成，反遭大夫监迫害，便雇了只有特殊装置的快船。真是苍天有眼，恰逢顺风，张帆的木船一路披波逐浪，箭一般驶向京都。崖上人见此船，皆惊呼道：“怕是艘海盗船吧，如此小的船，却行走如飞。”被人比作贪财的海盗无甚可怕，可怕的倒是那狠毒的大夫监追赶。船里人都提心吊胆。船经响滩时，玉望吟诗道：

“忧患流离胸如捣，心惊响胜响滩声。”船行接近川夙地方，众人才舒了一口气。那艄公又粗护地唱起船歌：“唐泊开出船，三天到川夙。……”歌声沉闷凄凉。丰后介用悲凉柔软之声唱起歌谣：“娇妻与爱子，我今皆忘却。……”丰后介策划此次出逃，连妻子儿女也无暇顾及，仅于这惊魂甫定时，方思念起娇喜爱子。家中能干可靠的仆人，皆带走同行。若大夫监痛恨报复，必将妻儿驱逐出境，那颠沛流离之苦，有谁能帮助她们呢？此次仓皇出逃，妻小也没顾得安顿。想像尚在肥前的他们的可怜处境，又懊悔伤心，止不住落下辛酸的泪滴。随后又吟诵白居易诗句：“徐源乡并不得见，胡地妻儿虚弃捐。”兵部君见他吟诵，亦勾起诸种事情来：“此次事件，确实令人费解，我竟抛弃了那幸福的爱情，舍弃了多年陪伴的丈夫，逃往异地，如今他不知作何感想？”又想：“我在京都无亲无故，虽出生于斯。可少小离家，如今回去，恐无人能识了。仅为护送小姐，便抛夫别子，遗弃家乡，于这惊涛骇浪中漂泊，究竟为了哪般？哎，将小姐安顿好再说。”她茫然无措，随众人抵达京都。

一行人落脚于九条一熟人家中。九条虽处京都，但为市进之地，往来都为商贾及寻常女子，非贵人居地。众人寄居于此，郁闷度日，不觉已至秋季。追忆往昔，缅怀未来，悲戚之事尤多。此时丰后介于此陌生之地，亦如故龙失水，一筹莫展。欲回筑紫肥前，又恐有失体面。不免懊悔此行太过草率。同来的侍从，尽皆借故逃离他乡。乳母既觉生活不安，

又觉委屈了儿子，整日愁肠百结。丰后介安慰母亲道：“母亲不必过于担心，还望保重身体。为了小姐，我也在所不惜，哪谈得上什么委屈呢？”试想，倘将小姐嫁与那粗陋之人，我纵能升官发财，平步青云，又能安心享受吗？”接着又道：“神佛定能保佑小姐，令她获福。这附近有一八幡神庙，与小姐在外乡所参拜的箱崎神庙及松浦神庙，所祀的为同一神明。小姐离去该地时，曾向此神明许下誓愿，因此蒙得保佑，平安回京。今当速往参拜。”便劝她们去八幡神庙上香。向熟悉情况的人一打听，知道有一个先前亲近太宰少工的人，如今是这儿的知客僧。便唤来这知客僧，叫他引导，前往上香。

上香归来，丰后介又道：“除八幡神明外，在佛菩萨中，我国最为灵验的要数椿市长谷寺观音菩萨，盛名曾传至中国。虽客居他乡，但数年拜佛，小姐定会得到保佑。”便欲带她前往长谷寺祈拜观音菩萨。其路途遥远，但为表虔诚，丰后介仍决定徒步前往。玉堂久居深闺，不堪步行，心甚惧怕。但想到如今处境，只得忍痛前往。她想：“我前生造了何等冤孽，此世遭此大难？倘母已离人世，她若疼我，应早些唤我同去；如尚在世，亦该见我一面啊！”她于心中不断向佛祈愿。可惜她连母亲容貌也记不得了。过去只望母亲尚在世，因而悲伤叹息；如今受了这般苦难，更觉渺茫。四日后巳时，历尽千难万险，方至椿市。她早已疲惫不堪，毫无人形了。

到达椿市，玉髻已双脚红肿，无法动弹。一行人只得投宿于此。同行者除丰后介，还有两个身佩弓箭的武士，三四个仆役及童男。女眷仅有玉红乳母和兵部君。众人装扮成旅行者，衣服皆披于头上，衣裙撩起，头戴女笠。此外另有二老侍女和一个负责清洁的女仆。这一行人数量甚少，极不显眼。他们来到住宿处，先点燃佛前照灯，摆上供果。日暮时分，一法师从外边回来，却是此家主人。法师见住下玉髻这一行人，很不高兴，说道：“今晚有贵客来此泊宿呢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女人家不懂规矩，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来。”玉髻等听了甚是气愤。正于此时，果真涌入一群人。

众人中，一大群男女仆从簇拥着两个华贵妇人，内中还有几个仪表堂堂、气度不凡的男子，虽带着四五匹马，却皆是步行而来的。他们举止谨慎小心，并不张扬。法师所说的贵客定是这些人了。见玉堂等人先住下了，法师很是懊丧。玉望他们也觉得不好，想另寻住处，但一来有失面子，二来亦不甚方便。因此用帷幕将玉望居处隔开，让出地方来。新来的客人也很客气。大家互相谦让，各得其所。

新来之客，正是昼夜思念玉望几乎成疾的右近！这右近作了十多载侍女，虽源氏公子念及夕颜，对她照顾周至，但她总觉中途投靠他，不甚合适。故常至长谷寺祈拜观音菩萨，望神灵保佑能找寻到小女主人，以便终身有靠。她常来此地，一切自然很熟悉。只因太过疲惫，便躺下休息，终未发觉有何异样。此时忽听门外有人说道：“请小姐用膳，伙食不好，甚是失礼。”右近听见这话，知道里面住的人身份高贵，心念一动，便凑向门缝窥视。只觉那捧着食器盘的男子颇有些面熟，但一时记不起是谁。也难怪，当年她见丰后介时，他年纪尚小。如今二十年已过，已长得高大魁梧。由于长年奔波，更显得满面风尘，肤色黝黑。自然认不出了。

丰后介叫道：“三条？小姐叫你呢。”三条移步走过来。右近一看，此人不是夕颜夫人的侍女么？当年夫人隐居五条地方的租屋时，她也在那儿供职。右近望着三条，恍若做梦。不知三条现在的主人可是王慧？刚才那个男子，是不是兵藤太呢？”如此说来，玉望小姐也在这里了。她如此一想，更心急如焚，即刻派人去唤三条。但三条正在用膳，一时无法过来。右近等得心烦。良久，终于来了。她一面走过来，一面道：“真是怪了。我于筑紫住了二十来年，只是一名侍女，这儿怎会有人认识我呢？恐是看错了吧？”三条身穿小油绸袄，上罩大红绢衫，身体很肥胖，完全像个乡下妇人。看着多年不见的三条，右近只觉时光流失，自己亦老了，不免感慨万分。她将脸正对着三条，对她说道：“你仔细瞧瞧，认得我么？”三条一看，拍手叫道：“哎呀，怎么是你！我真料不到呢，我太高兴了！你打哪来？夫人呢？”说毕，竟孩子般啜泣起来。右近记得当年同在夕颜夫人处当侍女时，

她尚是个不渗世事的少女。时光飞逝，人世沧桑，真令人感慨万千。因为夕颜夫人暴死，所以不便说出当年之事，仪问道：“我倒要先问你：乳母老太太在此处么？玉繁小姐呢？贵君怎么样？”三条道：“他们皆在此地。小姐已成大人，美貌更胜于她母亲。我先告诉老太太吧。”便跑过去了。

三条将刚才之事告之乳母，众人皆很惊诧。乳母道：“莫非做梦吧？当年她带夫人走时，万没想到我们会在此处相见。那时，我真恨死她了。”于是将中间用以间隔的屏风取去，以便畅叙别后情形。二人相见，尚未言语，泪先流了。许久，乳母老太太方止住哭声，问道：“夫人呢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。我曾对神明发誓：此生无论怎样都要找到夫人。可我居于偏远的筑紫，哪能有一星半点音讯呢？想起夫人尚生死不明，我真觉活着毫无意义。只是夫人女儿玉星小姐长得人见人爱，我命虽不足惜，但抛下小姐，即便到了阴间亦难脱罪责啊！为了五望小姐，我方苟活至今。”右近无言以对，觉得向她报告夕颜死讯，比当年目睹更为悲痛。但她终于说道：“唉！告诉你也是徒然！夫人早已离世了！”此言一出，三人皆抱头拗哭，泪落如雨。

此时已近暮，众人忙着备置明灯，准备入寺礼佛。三人只得暂时分手。为不让随从疑心，右近未让两家合并入寺，乳母亦没让丰后介知晓。两家先后离开宿处，朝长谷寺而去。右近暗暗窥察乳母一行人。但见其中一女子，披着薄薄的初夏单衫，隐隐露出乌黑亮丽的长发。一路走去，困顿隐现，自有一种不胜娇怯之态。右近猜测这便是玉累了，不觉又喜又悲。走得快的，早到了大殿。乳母等为照顾玉囊，走得较慢。到达时，初次夜课已开始了。大殿上极其嘈杂，处处拥挤喧哗。右近的座位离佛像较近。而乳母一行，或许与法师无甚交情，座位便在远离佛像的西边。右近遣人去请他们坐到自己那儿去。乳母将事由告知丰后介，叫男子们仍留于原处，只带着玉髻过去。右近对乳母道：“我虽为侍女，但因是当今源氏太政大臣家人，即便出门随从不多，也无人敢欺。若是乡下人，到了此处倒需小心，这里的恶棍强徒什么都干得出来。”此时僧众已经开讲法事，念诵之声鼎沸。他们便暂停谈话，参加礼拜。右近跪拜默祷：“这些年来，小女子为寻小姐下落，常祈祷菩萨。而今果蒙菩萨赐福，已寻回小姐。今日再有祈愿：源氏太政大臣寻访小姐，其情可以见天。小女子今将告知大臣，仍企望菩萨保佑，赐我小姐一生幸福。”

乡下人纷纷从内地各处涌来进香。其中也有大和国的国守夫人。但见她众星捧月般被人簇拥而来，声威甚为显赫。三条见了羡慕不已，便合掌抵额，虔诚祈祷：“大慈大悲观世音！小三条别无所求，只望菩萨福信我家小姐，即便她做不了大武夫人，让她做国守夫人也好。让我受苦受难的三条也享享荣华富贵。那时我等定当金车宝马，仆从簇拥，前来隆重还愿！”右近听了，心想这也太无志气，轻贱小姐了。便气愤地对三条说道：“你也真是乡下眼光！小姐的父亲昔日还是个头中将时，便已威势赫赫了。何况现在已是内大臣，天下大权尽握一柄，高贵尊荣何人能比！难道他家的小姐只能做区区一个地方官夫人？”三条亦愤然反驳道：“算了，不要再说了！什么都是大臣，大臣！大臣又怎样呢！你见大或夫人在清水观音寺进香时，宛若皇帝行幸般威风，你便不会满口皆是大臣了。”于是更加祈拜不止。

乳母一行预定宿山三日。右近本不欲久留，但逢此等喜事，又渴慕与乳母等人畅叙，便通知寺僧宿山。又于供奉明灯的愿文中填上祈愿：“依定例，为藤原琉璃君<sup>③</sup>供奉明灯，请为之祈祷。此外，此君今已觅得，他日定来还愿。”众人闻知此事，皆大为感动。祈祷僧闻知此君今已寻得，甚为得意，对右近说道：“可喜可贺！此事应验，乃贫僧专程祈祷所致吧！”信众便诵念经佛，声如鼎沸，喧扰一宿。

天明，右近回至前回住处，与乳母等畅述离情。玉堂羞涩，见人使低眉垂首，加之困倦，其态颇为可怜。右近说道：“我因偶然机缘，得以行走于富贵之家。见过几多名门闺秀，绝色佳人。便每每拜见紫夫人，便觉众女子再无多少光彩。紫夫人的小女公子明石，亦如其母。姿容出众，这当然亦离不开大臣夫妇的呵护。而我家小姐，生长于穷乡僻壤，又饱

尝旅途艰辛，却依然花容月貌，不在紫夫人之下，真令人无比欣慰。从桐壶爷时代起，源氏太政大臣亲睹过许多女御与后妃。举官上下的女子，他无不见惯。但他说道：“所谓美人，我却以为藤壶母后与我家明石，方不愧于此称呼。”我无福一睹藤壶母后芳容，可明石女公子，的确美艳惊人。眼下虽仅有八岁，亦足以倾国倾城了。紫夫人国色天香，亦是源氏心目中的美人，可嘴上却不说，反而爱戏德：“你嫁与我这美男子，真是你的造化。”我见了这么多美人，真可延年益寿！我窃以为她们之美，再无人超其右，岂料我们玉望小姐，竟出她们之上。万事皆有极限，我家小姐的玉貌，竟达到美之极限了！”她边说边含笑凝视玉堂。

老乳母听得此言，甚为欢喜，说道：“你所言极是。你可知道：如此天仙般的美人儿，险些埋没于偏荒野地！我们又忧又悲，只得抛家别子，冒险逃回这陌生京都。右近姐姐！你在源氏大臣家多年，定有机会见着玉皇的父亲，请你可怜她，带她回父亲身边吧。”玉皇闻言，羞得通红，便背转身去。右近答道：“不必见外。我虽仅为侍女，缘于夕颜夫人，源氏大臣对我亦甚关照。我亦时常于他面前提起‘不知夫人所生女儿，如今在何处？’大臣道：‘我亦想方设法寻觅她，你若闻得音讯，定须告知我。’”说到此处，乳母插言道：“告知源氏太政大臣恐不要吧，他虽贤明，但家中高贵夫人甚多，小姐怎好加入其中呢？还是告知她的生身父亲内大臣才好。”

右近觉得此时无须再将夕颜暴死一事隐瞒，便一一俱告与她们。她说道：“当时公子悲痛欲绝，嘱托我道：‘让我扶养她的女儿，以作遗念吧！我子女寥寥，家中冷清。只需对人言说她是她多年失散的女儿。’因我年纪尚轻，未曾经历多少事情，凡事谨慎小心，丝毫不敢泄露，因此不便来西京寻访。继而我于哪报上知晓你家主人荣升少或。少或前往任职，特来向源氏大臣告别，其间我见过他一面，虽欲打探小姐下落，但又顾虑重重，终于错失良机。我曾以为你们走时必将小姐遗弃于五条的租屋呢。哎呀呀，小姐险些儿流落乡野了。”

此日她们纵谈往事，又一同诵念经佛。此地地势颇高，可俯瞰来往香客。山前横卧一条河流，唤做初濑川。右近便想到一首古歌：“初濑古陋，双杉相望生。经年再逢时，双杉仍青青。”便吟诗道：

“不访双杉树，溪边安逢君？真乃‘久别喜相逢’呀！”玉望和道：

“双杉不解愁，欣逢喜泪盈。”吟罢唤泣不已，几滴清泪挂于腮边，其姿态真若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愈加令人怜爱。右近凝望玉髻，想道：“小姐虽长于乡下，容貌却美若天仙，举止亦优雅得体，毫无粗陋笨拙之相，真乃无援白玉，不知乳母如何调教抚养的。”她颇为感激乳母。那夕颜只是活泼纯真，温柔贤淑；而玉望呢，不仅美丽可爱，而且高贵优雅，让人看了自叹弗如。如此看来，那筑紫定是山青水秀，地灵人杰的。然而以前所见的筑紫人，为何皆显得畏畏缩缩，粗陋笨拙呢？真真不可思议。

黄昏时分，众人再赴大殿礼拜。翌日又是整日佛事。秋风自山涧拂来，寒气袭人。如此日子，多愁善感的众女子，想得更多。此日听右近说起，内大臣尊贵无比，连嫡庶子女，皆爱护备至；这令常叹命运悲苦、难有出头之日的王慧稍感欣慰：如我这墙阴小草般微贱之人，恐也有熬过寒冬，得见熙暖春阳之日吧。双方离开长谷寺时，相互问清了京中地址。右近惟恐再次失去玉髻，“甚是放心不下，幸好两家相距较近，亦便于商量，众人方才放了心。

右近欲将此事尽快告知源氏太政大臣，故一到家，便前去禀报。右近的车子一入六条院，但见此地琼楼玉宇，车辆往来频繁，非原住的土条院可比。她顿感卑微，觉得自己身份与此处实不相称。便退了回来，心事重重地睡去了。翌日，右近受紫夫人的特别召见，很觉脸上有光。源氏亦召见她，问她道：“你为何一去便是这些天？模样儿也好看了，怕有喜事上门吧。”照例开她的玩笑。右近答道：“这七日我仅烧香还愿，有何喜事。不过在长谷寺宿山，倒遇到了一个教人怜爱的人呢。”源氏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右近暗想：“此事尚未

告知紫夫人，此时我便说了出来，倘日后夫人知晓，岂不怪我隐瞒她？”甚感为难，便答道：“日后再说罢！”恰在此时，别的侍女进来打断了谈话。

掌灯时分。源氏和紫夫人并坐于厅中闲谈，那情景甚叫人羡慕。这紫夫人虽已二十七八，但较之少女时代更显风韵。几日不见，右近似觉她又添风采。在玉鬘面前，右近觉其并不逊色于紫姬；如今侍立于紫姬身旁，又觉得紫姬毕竟不同凡响！源氏欲睡，便叫右近替他捏脚。他说道：“年轻人毫无耐心，讨厌此事，上了年纪的人方能体谅。”几个年轻侍女皆掩面而笑。她们说道：“谁敢厌烦老爷委派之事呢。我们惟独不耐烦那些纠缠不休的玩笑罢了。”源氏对紫姬道：“夫人见我这般，大概亦不高兴吧？”紫姬答道：“只怕不那么简单呢，我倒真要担心了。”便和右近畅谈，姿态异常娇艳憨直，竟显天真无邪之态。源氏身居闲职，无须劳于案牍，操劳国事。平日只管闲谈琐屑，插科取笑，或饶有兴味地揣摩众侍女心思。与半老的右近，亦玩笑不断。此时便问她道：“你所遇那人是否是个法力高深、身份高贵的大和尚？他亦来了么？”右近答道：“尽说些难听的话，我是遇到红颜薄命的夕颜夫人的女公子了。”源氏大臣听罢，立即正色说道：“此女子亦委实可怜！这么多年，她住在何处呢？”右近见大臣沉吟，便撒了个谎，仅说道：“住于荒僻乡野。由昔日跟随夫人的人服侍她。我与她谈起往事，她很是悲伤呢。”大臣摆手道：“算了，夫人不知此事，勿须多说了。”紫姬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我异常困乏，听不清你们谈些什么。”便以袖掩耳，俯身躺下。

源氏于是低声问右近：“这孩子可像她妈妈，长得好看么？”右近答道：“倒不十分相像，可确是貌若天仙。”源氏道：“真太好了，你看可与谁比？紫夫人如何？”右近答道：“她怎好和夫人相比？”大臣瞥了瞥躺于床上的夫人，故意大声说道：“你如此说，夫人倒满意了。只要像我，便无甚担忧了。”听口气，声若那女孩儿生身父亲。

这以后，源氏又单独与右近面晤了几次。对她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教她过来住吧。这些年，我每念起她，便觉遗憾痛心。如今寻得，不胜欣慰！我亦大无用，找寻了这么多年，让她吃尽了苦。暂不告知她生父内大臣，他家人丁繁多，嘈杂异常。这无母之女，初来乍到，若夹于那些兄妹中，恐反增痛苦，叫她住到我这儿来吧。我子女少，家中冷清，只消告诉外人此女子乃我多年失散的女儿。我要精心抚育她，定让那些风流公子对她趋之若鹜呢。”右近一听此言，暗自庆幸小姐终于苦尽甘来。便说道：“一切听便。至于内大臣，你无须思虑，我们不会走漏一丝风声。只愿您将此女当做那不幸早死的夕颜夫人，好生调教，于夫人灵前，亦可稍减罪责了。”源氏道：“此事你尚记恨于我？”他苦涩一笑，淌下泪来。继而说道：“我日渐明白，与夕颜夫人的姻缘，实在虚幻飘渺！这六条院中美女如云，谁亦不能替代她。长命美人，可受我永远呵护；那命薄如纸的夕颜，反而只能仰天长叹，将你视作她的遗念加以呵护，好不遗憾！我至今念念不忘她，倘能将她遗孤陪伴身旁，亦别无他求了。”他便即刻写信与玉鬘。因他急切想知道于沉沦中长大的玉堂，人品究竟如何，深恐她又如生活潦倒的末摘花。信中语气尊严，一如父亲，末尾写道：

“此情纵不知，四处觅尔身。宿缘攀深切，绵绵无绝期。”右近送去此信，并转达了源氏大臣之意。同时带去不计其数的衣物首饰，日常用品。大概紫姬已知晓此事，送往玉望处衣饰，皆经千挑万选，色彩适宜，款式新颖。于筑紫人眼中，件件珍奇眩目，美不胜收。玉鬘接到源氏来信，暗想：“若是生父内大臣写来，即便寥寥数语，亦感欣喜。但这源氏太政大臣，与己素昧平生，怎能毫无缘由去依靠他呢？”她心中不悦，但亦不好说什么。右近便劝导她，众侍女亦劝她道：“太政大臣如此宠爱小姐，到其府邸，便是金枝玉叶了。那时，你生父自会前来寻访，你们父女终是要相见的。你看右近于神佛前发愿祈祷，虽仅为一侍女，神佛不也引导保佑找到了你么？何况小姐及内大臣如此身份高贵之人，只要大家安然无恙，……”众人皆劝慰她。回信时，侍女们取出一张浓香扑鼻的中国纸，催她给源氏太政大臣写信。玉鬘深恐露出乡下人相，惹人耻笑，迟迟不敢动笔。后在众人百般催劝下，方题诗一首：

“不足道吾身，飘泊如浮云。因缘宿世恶，苦海多浮沉。”仅此而已。虽笔迹稚拙，有欠稳健，然气品高雅，风度可爱。源氏看罢，便宽下心来。

关于玉鬢居所，源氏太政大臣亦颇费踌躇：紫姬所居东南区，没有闲室。此处乃为六条院最繁华地段，熙来攘往，嘈杂吵闹，不似幽静闺阁。秋皇后西南区，皇后偶来居住，倒还幽静，最适玉望小姐这般性情之人居住。但易被人误为别院侍女。仅有花散里东北区内，西厅现设为文殿，可设法移至别处，且花散里心性善良，温婉和悦，正好与玉鬢相投。玉望居所便这般预定下来。此时他方告知紫姬自己当年与夕颜结缘之事。紫姬见他有此段恋情，且对她隐瞒了几十载，颇显怨色。源氏笑道：“你何必怨恨？那些存活者的事我尚与你实言相告，毫无隐瞒，何况夕颜已去世多年。正因我对你特别宠爱，才毫不保留告诉你。”说罢此番话，他仿佛又见夕颜当年模样。又道：“此等情况甚是平常，别人或许也有更甚。我最恨些许女子，你对她并无多少爱恋，却仍莫名嫉妒。我也常想自制收敛，但阴差阳错，总会遇到许多可爱的女子。那夕颜便是最娇痴亲见，一往情深的。倘她在世，我将待她如明石姬一般。容貌与品性，原本因人而异。夕颜才华横溢，仅略欠幽雅，然无损她的美丽可爱。”紫姬说道：“虽至此，但亦不能与明石姬等同吧。”她对明石姬的过分得宠似有微词。然她见娇嗔小巧的明石小女公子那天真无邪，侧耳倾听的可爱之态，又觉明石姬得宠乃理所当然，亦不予计较了。

上述之事，发生于源氏三十五岁这年九月中，王室迁人六条院，得事先访得些秀美女童及年轻侍女。昔日的侍女，因走得匆忙，一个亦未带出。京都地方，毕竟地广人多，因此不过两口便找到合适的侍女。新来的侍女，皆不曾告知小姐真正身世。在五条右近家中，秘密选定传女，置备了装束，方将玉望悄悄带过去。一切完毕，于十月中迁居六条院。

源氏太政大臣为避人耳目，便请花散里作玉望的继母。对她说道：“我有一心爱之人，出于忧愤，离家出走，隐居于荒僻山乡，那时已有一女孩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悄悄寻访她的下落，总杳无音讯。其间她已长大成人，如今天意中将她找到，便想将她带回身边，尽尽父亲的责任。她母亲已离世多年。你一直作夕雾中将的保护人，正好也照例请你作她的保护人吧。自幼于穷乡僻壤长大，多有鄙陋不当之处，有劳你多多调教了。”花散里听罢，坦言道：“没料到你有这么个人，多年来，怎从未听说呀？让她与明石小女公子作伴，如此甚好。源氏道：“我见你性情极好，颇似她母亲，故托你照料。”花散里道：“此处人少，常觉寂寞。如今来了小姐，再好不过呢。”院中侍女皆不知玉鬢是源氏女儿，互相议论道：“不知于何处又寻了如此一人，如集古董一般，好无聊啊！”因源氏赏赐衣饰等物甚多，玉壶迁居时，共用了三辆车子。侍女、仆从。随行人等穿着打扮，皆由右近料理。所以甚为体面，丝毫不显乡野俗气。

当晚，源氏访晤玉望。众侍女久慕源氏大名，却怨无线相见，此时皆从帷屏隙缝中偷看。源氏灯光下，见源氏果然风流儒雅，俊秀非凡，皆暗暗吃惊。右近从边门将源氏引进。源氏道：“似乎特殊的意中人方可从此门过去呢。”便满面含笑于厢内坐下。又道：“灯光如此股俄，倒像前来与恋人幽会。我听说小姐想看父亲容貌，这般灯光，如何看得清呢？”便顺手将帷屏推开些。玉望不胜羞涩，忙将头扭向一边。源氏见她容貌秀美，心下异常欢喜，说道：“将灯火拨大点，太幽雅了。”右近便挑亮灯火，移近源氏。源氏微笑着说道：“为何这般害羞呢？”她发现那双秀美的眼睛，除了夕颜的女儿，谁还能有呢？便不再客套，全然以父亲口吻说道：“多年来你音讯全无，我无时无刻不哀叹牵念。如今突然见你，恍若做梦。又想到你母亲在世时情状，更悲不自胜，无以诉说了。”便举手拭泪。他屈指计算后，又说道：“我们父女，隔绝多年，真乃世间少有，命运对我们也太吝啬了。你已长大，不应如此怕羞。我们父女欢聚，本应畅叙往事，你为何默不作声呢！”玉堂低声答道：“自蛙子之年，女儿便流落异乡，常觉万事如梦。……”声音娇嫩动听。源氏微笑着说道：“你长年飘零他乡，除我之外，谁还时刻牵挂你呢？”他觉得玉望应对自如，可窥其心性优美，聪慧伶俐。对右近吩咐完诸种事宜后，便返回本哪去了。

源氏见玉鬢长得美丽，喜不自胜，便描述与紫姬听。他说道：“玉鬢自幼流落异乡，于那鄙俗之地长大，我以为她定然长得粗陋鄙俗，不成样子。谁知一见之后，方觉此想法实为荒谬！我定让众人知晓我家有位美人！我弟兵部卿亲王时常倾慕我家女子，如今定教他倍尝相思之苦了。那些贪色之人在我处，个个一副正人君子模样，只因我家尚无香饵。如今我要好好调教这女孩子，定要他们原形毕露。”紫姬说道：“天下岂有这种糊涂爹！不教女儿别的，偏教她诱惑别人。真毫无道理！”源氏说道：“老实说，昔日倘如今日这般悠闲，我定叫你做绝妙香饵。当时未能想到，以至弄成此种局面。”言毕哈哈大笑。紫姬听罢，红晕满面，样子异常娇美。源氏太政即兴取来笔砚，题诗一首：“恋侣夕颜今犹在，何缘玉文随我来！”题毕投笔叹道：“可怜啊！”紫姬方知这美人便是那薄命之人遗孤。

源氏对夕雾中将说道：“我给你带回一个姐姐，你可得亲敬她。”夕雾便前去探望，对玉鬢道：“小弟生性愚钝，如蒙姐姐不弃，有事尽管差遣，小弟定当尽力。前日姐姐乔迁，小弟未曾前来迎候祝贺，甚是失礼，望姐姐见谅。”他态度谦恭，真如待亲姐姐一般。王勾身边详知内情之人皆觉好笑。

于筑紫时，玉望居所在当地可算华美了。如今比起这六条院，却是天壤之别。院内青松拂檐，玉栏绕砌，室内一应俱全，说不尽的富丽堂皇。亲如姐妹的诸女主人以至清侍女仆从，仪言皆秀美炫目。侍女三条昔日艳羨大或，如今早忘了。更甭提那粗蠢的大夫监，想想也觉恶心！源氏家规甚严，他深恐仆从怠职失礼，便特为玉堂设置家臣，执事一应人等。玉望感激丰后介的忠心，右近亦十分赞赏他，便由他当了家臣。丰后介做梦亦未想到能跨进源氏大臣如此豪贵之家，更不用说进出自由，发号施令，成为家臣。昔日沉沦乡间时的满腹牢骚，早已无影无踪，只觉事事称心如意。对源氏太政大臣如此诚恳周全的照拂，众人无不感激。

年关临近，源氏命为王室居室备办新年装饰，为众仆从添制新年服饰，形式规模皆与诸高贵夫人同例。源氏推度：玉置虽丽质天姿，但尚存乡村习俗，放格外送些乡村式服饰。众织工竭尽所能，织成诸种线罗绸缎，用它们缝制的衣服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源氏便对紫姬说道：“花样如此繁多！分送众人时，要让他们皆满意方好。”紫姬于此方面很在行，色彩调配谐合，衣料染色亦甚精良。她集中了裁缝所制及自家制作的衣装，源氏又从各处捣场送来的衣服中，挑出深紫色与大红色的，教人装于衣箱内，命几个年长的侍女将其分送与众人。紫姬见了，说道：“如此分配，固然平均。然而各人容貌、肤色不同，色彩搭配也有讲究，如未虑及这些，反而不美呢。”源氏笑道：“你在一旁看我选，却于心中推量此人容貌，你穿何种颜色的衣服好呢？”紫姬答道：“自己穿着对着镜子亦不能看出么？”意即要他看，说此话时微唤含羞。分配结果：紫姬所得的为浅紫色礼服与红梅色浮织纹上衣，一袭色彩最优美时尚的衬袍；送明石小女公子的为白面红底的常礼服，另添一件表里鲜红的衫子；花散里的那件海景纹样淡宝蓝外衣，织工极好，但色彩稍暗，另有表里呈深红色的女衫；送玉望的为鲜红色外衣与探棠色常礼服。紫姬只作不知，却于心中琢磨：“内大臣清艳秀丽，但缺少优雅，玉望定与他相差不远。”虽未动声色，但因源氏心里无底，似觉她脸色稍变。他说道：“据我看，按容貌配衣，恐不妥吧？色彩虽好，亦有极限；可人的好处，哪仅容貌一项呢？”言毕，便挑选送与未摘花的衣服：白面绿里的外衣，布满散乱而雅致的藤蔓花纹，异常优美。源氏觉得此次与她极不相宜，只觉好笑。送明石姬的是有梅花折枝、飞舞鸟蝶纹样的白色中国式礼服，及鲜艳的深紫色社施。紫姬因此推量明石姬定然高做不凡，微觉不快。送与尼姑空蝉的那件外衣，呈青灰色，异常优雅，再将源氏自己的一件梔子花色衫子送上，另添一件浅红色女衫。凡送衣物中，皆附信一封，要她们于元旦那日穿上这些衣服。他想瞧瞧色彩搭配是否适合。

各院美人收到衣服，皆回信称谢，或作排句，或作诗文，各具特色。使者的犒赏亦各出心裁。未摘花居于二条院东院，离此地甚远，按理犒赏使者应丰厚些。但她固执守旧，仅赏

给使者一件像棠色褂子，袖口异常胜旧，此外别无他物。回信的陆奥纸，香气难郁，但因年久日深，纸色已发黄。信中写道：“呜呼，辱承宠赐春衫，倒令我伤悲。

初试唐装添新愁，欲返春衫却德袖。”笔迹极富古风。源氏看罢，一味微笑，竟爱不释手。紫姬不解，回头凝视。未摘花全然不顾他的面子，犒赏使者如此微薄，源氏甚觉扫兴，脸呈不悦之色。使者知趣，忙一声不响退了出去。众侍女见此情况，不禁私语窃笑。对于未摘花古怪守旧，处处煞人风景，源氏毫无办法。对于那首诗，源氏说道：“倒是个不错的诗人呢？一下笔便‘后装’、‘儒袖’等恨语，其实我与她也差不多，墨守古法，拒受新语。群贤汇聚时，御前专门举行诗会时，吟咏友情须用特定字眼；吟咏相思，于第三句中必用‘冤家’等字样。古人以为只有如此，才不拗口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继而又说道：“他们做事，必熟诵诸种诗歌笔记，将其诗中所咏名胜烂熟于胸，从中选择语句，才能成诗。故诗中语句，大都千篇一律。本摘花曾送我一本她父亲用纸屋纸撰写的诗歌笔记，意思要我阅读。我一翻阅，全是些做诗规则，如何避免弊病等，我本不善做诗，看了这些法则，更觉举步维艰，难以下笔了。便将书还与她。她是精通此道之人，此诗还算通俗易懂呢。”对未摘花的诗虽然赞誉，但于她父亲的笔记却颇有微词。紫姬颇认真地说道：“为何便还了呢？抄下来多好，将来我们小女儿还可读呢。我倒有些古书，可惜在书橱里被书虫蛀破了。不善此道之人看了，真不明白写些什么。”源氏说道：“此类东西只会误我们女儿的。女子无须专精一种学问，若装了满脑子学问，和女子身份怎么相宜呢？但一点不懂也不可取。只要挚诚稳重，思虑周密，对万事能自主应付，便是好女子了。”他只管言论，并不想答复未摘花。紫姬劝道：“她诗中‘欲近春衫’，你若不答复，怕不好吧。”紫姬确实出于一片好意，源氏也不肯辜负，便即刻答复诗。他漫不经心写道：“欲寻好梦返春衫，独人孤枕实可怜，难怪你伤心啊！”

## 第二十三章 早莺

正月初一清晨，天空一碧如洗，不着一丝云彩。寻常人家的墙脚，残雪中不见嫩草抽芽。春天姗姗而来，万物复苏，心情自然也就畅快了。人间天堂般的六条院，到了此时，更是春意盎然，生机勃勃，美最甚多。众佳人所居各院，均被装点一新，愈显富丽堂皇。紫姬所居之春殿尤为突出：庭前几树飘香梅蕊，那香气与帘内熏香融和，竟令人以为身在仙境，但又不如仙境净土之庄严肃穆，可以恣意取乐，自在度日。选去侍候明石小女公子的皆是优秀青年侍女。年龄较长的留住在此，然而也都聪明伶俐，容貌清秀俊美，装束美丽动人。她们三三两两、成群结队互祝“齿固”，又取出镜饼来吃唱着“托庇千春”、“福寿千春”等古歌，共祝主人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平安。她们正爆笑间，源氏出来了；两手正放在怀里的侍女连忙把手拿出，整襟肃立，听源氏吩咐。源氏笑道：“你们唱古歌祝我千春，唱得好极了！怎么如今见了我倒严肃了呢？何不说出你们各自的愿望，我也唱歌为你们祝福！”众人大年初一听到主人如此说话，皆感荣幸。其中那个骄傲自满的中将君侍女应道：“我们是在镜饼前‘预祝君侯，福寿千春’。这便是我们的愿望了。”

整日里拜贺新年之客络绎不绝，源氏忙于应酬，脱不得身，直至暮时分，方得闲暇拜访各位夫人。但见她们浅画蛾眉，轻点绛唇，无不显得奴婢妃嫔、烟娜多姿，令人百般流连。他便对紫姬说道：“晨间侍女们为我唱祝福的古歌，何其愉悦，如今我也来替你祝颂。”便略带几分戏德地歌诵祝词。又赠诗：

“池面初平明如镜，鸳鸯丽影喜春塘。”这一对夫妇真是倩影双双啊。紫天人和道：“春塘盈盈碧波里，摇曳多姿万福人。”每值此种佳节，他们都诚恳共祝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今日适逢春姑，祝颂千春万福，再恰当不过了。

源氏接下来到了明五小女公子居所探访。请侍女、女童正将小松移植至院中山石之上，以祝长寿。这些女子格外兴奋，如小鹿般跳来蹦去，观之令人心喜。各院里的明石姬特地备

办内装种种物品的须究与桧木食品盒，送给源氏太政大臣，以资祝颂，又别具匠心地将一只人造黄莺添附在一株姿态婆婆的五叶松上，并系一信，一并送来。信中有诗：

“幽寂岁月绿又至，何时早莺声再来。我这里是‘穷乡僻壤无草啥’也！”源氏读过，心知她想念亲生女儿明石小女公子，颇同情其孤寂，虽元旦忌讳，也禁不住落下泪来。源氏刺女公子道：“这信该作自己回。切不可吝惜你母渴盼之‘早莺声’啊！”便取过笔墨纸砚来，令她即刻复信。小女公子天生丽质，即使朝夕相处，也教人一见便心生爱怜。可恨源氏却使她们母女分离，虽同住一个大院，近在咫尺，却成年累月难谋一面。源氏自谓此实己之罪过，心中异常痛苦。小女公子的答诗是：

“慈颜一别几春秋，巢莺怎敢忘苍松？”此外又絮絮叨叨写了许多她童心所感。

源氏接下来探访居住在夏殿里的花散里，此时早春刚至，离炎夏尚远，还不到避暑时节，无人前来，故此间甚是寂静。源氏看了看室内，虽无任何古董花瓶等风雅之物点缀，却也洁净雅致。花散里与他情缘深久，彼此相知，相处得随意自然。如今虽免风月之事，但仍夫唱妇随，其乐融融。室内张着帷屏，源氏也不事先招呼，便上前推开。花散里神态娴静地坐在里面，也并不怪他。她身着先前源氏所赠蓝宝衫子，色彩已经疏淡。每次见之，源氏都这样想：“若是别人，定嫌她相貌平常。我今如此敬重她，永远优待她，正合我之意，深可欣慰啊！倘若她水性杨花如那些轻薄女子，稍不如意，就离我而去，我也决不会如此待她的。”自己之情长与花散里之稳重十分相谐，使他不胜喜慰。两人亲睦叙谈良久，源氏遂到西厅探望玉望。

玉堂进宫不几日，还未习惯宫廷生活；然其居所，却也布置得别有情趣。童女装束也分外优雅，她明礼勤谨，室内装饰古朴雅致。总之，这宅院正如她一般精小可爱。玉置本就玲珑娇美，此刻着上源氏所赠橡棠色春服，更是玉艳春色，直教人流连忘返。只因久居僻山穷乡，郁郁寡欢。头发也不甚浓密，疏疏朗朗却自然被散在衣服上，恰将这缺憾巧妙地化成了美丽。源氏见此绝美妙龄少女，心念此人应住六条院，否则真太可惜了。便欲将其如六条院女子般看待。玉鬘虽对源氏已较熟悉，但念此人终不是生身父亲，未免尚有顾忌。她常觉这关系奇怪如梦，因此并不敢十分亲近他。源氏对她的此种态度也甚为心爱。对她说道：“你虽初来乍到，但我感觉已似多年了，见面时便觉颇似故人，心中权是喜慰。所以你也不必顾忌，常到我们那边玩。那边的小妹妹初学弹琴，你们正可一起学习。对那边的人也应随意不拘才是。”玉望答道：“女儿自当遵命。”这应对也颇为得体。

源氏回到明石姬所居的冬殿已是傍晚时分。推开内客厅旁边走廊的门，顺风便袭来一股幽香，飘自帘幕，顿觉居所格外幽雅。源氏信步走进室内，却不见明石姬本人。环顾四周，但见许多笔记稿散置在砚箱旁边，遂拿起来随意翻看。旁边铺一张中国织锦制茵褥，镶着华丽花边，上置一张丽琴。在一个精巧的圆火钵内，浓熏看待从香，其中又混合着衣被香，香气极为袭人。桌上乱放着些书法草稿，字体不像学者那般夹杂许多难识的草书汉字，却显得深洒不拘，别有韵致，显见造诣之深。其中有几首情意缠绵的古歌，细瞧方知是明石姬收到小女公子答诗后喜极而赋的。内中有一首道：

“巢营夕歇宿花时，今朝却向下谷飞。待得重访旧巢时，定当珍此好时机。”

书稿中尚抄录有许多古人诗句，或抒发那听到早莺初晴时悲喜交集之情，或是有名的古歌，如：“家住冈边梅盛放，春来不乏早莺声。”这皆是闻莺声而欣喜时率情所书的。源氏见小女公子之回信竟给与她如此的欣喜，感到无限欣慰，便趁兴提起笔来，也欲写上两句。恰值此时，明石姬从里屋膝行而出，拜见源氏，态度甚为恭谨。源氏觉得此人终究殊于众人。她的娇躯身着源氏所赠雪色中国礼服，溢彩黑发被散肩上，衬之雪艳，见之令人心迷神醉。源氏不由俯身下去。源氏虽也想到：大年初一，若不回家，紫姬定然怨恨。但他终于宿在了明石姬处。消息传出，各姬妾知道明石姬特别承宠，皆对她心环醋意。就更不必说紫姬了。天将欲曙，源氏辞去。明五姬在源氏别后，念及他深夜辜负香装，甚觉悲惜。紫姬得知源氏在明石姬处宿夜，心中分外护恨。一宵展转反侧，拥装难眠。源氏回

来，察知紫姬心情，便道：“真奇怪，我原说在她那里打个瞌睡，竟如年轻人样睡过去了，你也不派人去唤醒我……”如此安慰开脱，亦甚可笑。紫姬默然不语。源氏自觉无聊，谁说想睡，便就此睡着，直至日高方才起身。

正月初二日源氏仍忙于招待宾客，举办临时宴会，竟无暇与紫姬会面。公卿、亲王等照例都到。堂前管弦之声不绝于耳。宴会之后便分送珍贵礼物及犒赏品给公卿、亲王。这些公卿、亲王云集六条院，明为贺年，实则另有所图，因此个个穿戴齐整，力求不逊于人。当朝人才济济，有不少优秀人物，但皆难与源氏媲美。至于王孙公子，则更是为那六条院中新至美人而来，痴心妄想采花拈草，得其垂爱。故今年新春特别热闹，不同往常。晚风习习，幽香缕缕；庭前梅花数株，含苞欲放。暮色沉沉，人影绰绰，管弦丝竹之声悠扬悦耳。歌人高唱催马乐“此殿尊荣，富贵双全。……”音调甚是华美艳丽。源氏不时唱和，从‘子孙繁昌’一直唱到曲终，歌声柔美可爱。凡事倘有源氏参加，则色彩与声音皆添无限生气，其差异昭然可辨。

深闺诸女眷，此刻遥闻车马鼓乐喧嚣之声，似觉生在西方极乐净土的未开莲花中，不能目睹这热闹场面，心中好生焦灼！二条院东院的昔日黄花久被冷落，闻此鼓乐歌声，更觉凄凉。岁月流逝，其孤寂日甚一日。使她们皆怀有古歌中所谓“欲窜入深山，脱却世间苦”之心情，故对于源氏这薄幸之人，已不再怨恨了。她们自有办法对付空虚：或遁入空门，如尼姑空蝉，勤心修梯，绝念红尘；或研习学问，如末摘花，吟诗弄句，也颇自在。但凡生活所需，皆自有人安排，倒也无忧无虑！新年热闹过后，源氏方来探访这二条院中人。

末摘花乃常陆亲王之女公子，出身极为高贵，源氏常觉委屈了她。故凡欲见于世人之事，皆为其操办体面，以免他人小看。末摘花光前一头长而密的青丝今已衰老，从侧面望去，竟杂有好些银丝。令人想起“奔腾泻瀑布，一似老年人”之古歌。源氏无限惋惜，竟连她正面也不敢细看。她身着源氏所赠藤蔓花纹、白面绿里的外衣，却不很相称，想是因气质之故吧！其内穿深红色褂衣，暗淡无光且硬若纸板，模样甚是寒酸，令人见之不快。源氏曾送她不少衬衣，却不知因何不穿。惟有那鼻尖上的红色，春霞般遮不住，依旧惹人注目。源氏不觉叹了口气，特将帷屏拉拢，以隔远些。但未摘花却毫不介意。多年来，她仰仗源氏关怀，方得一日三餐之安稳，便将自己的一生托付与对己无情爱之人，好生可怜！源氏觉得此人不但相貌与众不同，连态度也殊至可悲。如此之人，如若无人照顾，不知如何活下去？源氏念及于此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，只道永远保护她，让其好好颐养天年。她的声音颇为凄怆悲凉，且又颤抖不定。源氏看得有些不耐烦了，对她言道：“难道你无照料衣服之人吗？这里没有外人出入，生活甚是安逸舒适，你尽可随心所欲，多穿几件柔软的厚实衣服，何必只讲究服装的外表呢？”末摘花只得笨拙地讪笑，答道：“酸甜的阿阁梨要我照顾衣服等事，因此自己没有缝衣服的工夫了。我那件裘衣也被他拿了去，冬天很冷呢。”这阿阁梨乃其兄长，鼻尖颇红。她说这些话，毫不掩饰，可见其真心信赖源氏，但却过于直率了。源氏闻此，哭笑不得，便佯板面孔对她说道：“好极了。毛皮衣送与山增当纳摄衣穿，你颇懂送寒衣嘛！冬天如此寒冷，你不妨穿得七层八层旧的白衬衣，那就暖和了。你需要什么，如若忘记送来，只管告诉我。我这人懒散糊涂，加之事情繁忙，自然容易疏忽。”遂命人打开二条院库房，送其许多线绢。这东院虽不荒僻，但主人不在此住，环境自然显得岑寂。推庭前树木，在这春日里生发滋长，红梅初绽，芬芳沁人心脾，然而却无人欣赏。源氏见了，不禁吟道：

“故里春光复又娇，枝头稀世花重见。”末摘花恐怕难解此诗言外之意吧！

源氏辞别末摘花，便去探望尼姑空蝉。空蝉味宅，大部分房屋供佛，却自住一间窄小静室，似乎并非此处主人。源氏走进佛堂，见佛像、经卷，以及净水杯等细小器物，无不透出庄严神圣且又精雅的氛围，可见主人品性之洁雅脱俗，甚异众人。空蝉独坐一面青灰色帷屏后，唯露一只素淡衣袖。四周寂寥无声。源氏看了，不觉淌下数行泪来，凄然

道：“你这松浦岛渔女，我只能魂牵梦萦、遥遥思念而已。我与你想必前世种下了孽缘。今生仅存相见晤谈缘份，唉！”空蝉也深为感慨，幽幽道：“承蒙你如此关怀，已是缘份不薄了。”源氏道：“当年之事常萦绕于心，使我不得安宁，总觉得屡次伤痛你心，应得恶报。我如今虔诚向佛忏悔，仍无法除我心中之痛。体尚不明白我对你的真心么？”空蝉闻言，推想源氏已知晓她出家为尼的原因：是为避免前房儿子纪伊守的追求。于是颇觉难为情，答道：“上天要你看我这丑陋之相，直至我死，这已抵偿你昔日之罪孽，此外还有何恶报呢？”言毕不由伤心掉泪。如今的空蝉，姿态比从前更为楚楚动人。源氏虽念及此人已斩断情丝，遁入空门，但仍觉得实在难以割舍。然而此时又怎能再言风流倜傥？只与她闲扯了些日常旧话新闻。他忽然向未摘花那边望望，暗自思忖：“那人倘若有此人的优点就好了。”

像未摘花、空蝉一样受源氏荫庇的女人，为数不少。源氏皆一一前往探望，亲切言说这般话语：“许久未曾晤面，心中无时不在想念。唉，人生短暂，聚散无常，天命实难知晓啊！”他总觉得每个女人，各有其动人之处。做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源氏太政大臣，他仁慈善良，丝毫不盛气凌人，尤其对女人更是善施恩惠。不少女人就因其雨露之恩而悠游度日。

男踏歌会在正月十四日举行。歌舞行列先赴朱雀院，遂至六条院。因路途较远，到达时已东方欲曙。但皓月仍旧当空，月光明澄如水；庭中薄雾弥漫，极似仙境。此时殿上人中凡擅长音乐者皆演奏起来，一时笛声悠扬。因知歌舞队要来六条院，源氏早于正殿两旁厢屋，及廊房里设置座位，以便诸女眷前来观赏。玉鬘为与明石小女公子见面，来到紫姬所居的正殿。紫姬也出来，与玉望只隔一层帷屏交谈。歌舞队进了六条院内，奏得更加起劲。按例只须款待茶酒与羹汤，此次犒赏却特别丰盛，大办筵席，招待颇为殷勤。

晓月凄清，瑞雪纷飞，渐积渐厚。飒飒松风从高树顶上吹下来，四周景色清冷幽丽。许多舞手歌人，身着绿袍，内衬白衣，色彩甚是朴素美观。头上所插绢花，也甚素朴。如此场所之中，教人看了心旷神怡，似乎寿命也得以延长。歌人舞手中，夕雾中将和内大臣家请公子，姿态格外高雅。将晓之际，细雪飘零，但觉寒气透骨。此刻歌舞队正在演唱催马乐《竹川》歌词：“竹川汤海，上有桥梁。斋窗花园，在此桥旁。园中美女，窈窕无双。放我入园，陪伴娇娘！”乐音美妙勾魂，舞姿婀娜摄魄，简直难以用笔画言传！女眷们凭着厢房栏杆尽兴观赏，帝幕下拖曳出长长衣袖，五光十色，灿烂夺目，好似东方无际绚烂朝霞。歌人朗诵寿词，声音银钻动魄；舞手头戴高帽，姿态离奇古怪。琐屑之事，也皆公然表演，滑稽可笑之极，倒冲淡踏歌乐之美韵。最后各人照例受得犒赏品绵紫一袋而告退。诸女眷各自归家时，天色已明。

源氏宽衣就寝，起身时已是日至中天。他回思昨夜之乐，便对紫夫人道：“中将的歌喉并不逊于非少将呢，真是令人惊异。如今时代，才艺之人辈出！古代学子，只知潜心研习学问，言及娱乐之趣，则在今人之下。我曾打算将中将养成一个方正官吏，惟愿他不要像我一样敢于风流。如今看来，还是富有情趣才好。木石心肠，铁面道貌，毕竟可厌吧。”他倒觉得儿子夕雾伶俐可爱。接着随口哼了几句《万春乐》，又道：“此刻诸女眷在此，我想趁此机会，举行一次音乐演奏会，聊作咱家的‘后宴’。”他便令人取出装在锦绣袋内的琴箏萧管，拂拭干净，并调好弦线。诸女眷闻此消息，尽皆欢欣不已。

## 第二十四章 蝴蝶

紫姬所居春殿庭院。浓盛的春景胜于往年。虽近三月底，仍春光明媚，百花绚烂、争奇斗妍，鸟儿婉啼啼鸣。在别处，已是暮春时节，而此地仍勃然一片盛春景色，让人倍感惊异。小山上树色郁葱，浮岛上绿苔苍苍。众妙龄女子，觉得仅远眺此景，实不尽兴。源氏便吩咐赶快装饰已造好的中国式游船。船下水那日，向雅乐家宣召数名乐师，在船中奏歌作乐。这回，诸亲王及公卿均来参与，秋好皇后信归省回家。去年秋，秋好皇后以“盼待

春光到小园”之句来讽刺紫姬，紫姬觉得此乃报复之机。源氏颇欲邀秋好皇后前来赏花，却未曾寻得机会。况且以皇后高贵之躯，也不便随意外出赏花。乃命秋殿中众嗜花之年轻侍女皆来乘船同游。此湖水同皇后院中南湖相融贯通，其间隔一座小山，颇似关口，但亦可从山麓下绕道划船过去。紫姬身边众侍女皆聚集于此处东边的钓殿里。

龙头凤尾的游船均按中国风格装饰。掌舵童子皆束发高髻，结成总角，一律中国式装束。众侍女哪曾见过如此盛况，乘过如此堂是气派。宽敞洁净的游船？此刻惟觉宛如放舟泛海远赴异国他乡，颇为兴趣盎然。游船驶入浮岛湾中岩骋之下，但见岩石千姿百态，皆如画景。远近绿树，云辘绚丽，犹罩锦纱。其间遥望，可见紫姬春院。此时春院里正营飞草长，鸟语花香，一派生机。外面樱花已近凋谢，这里却是繁盛一片，花团锦簇。环廊紫藤，也次第开花，花色明媚艳丽，甚觉耀眼。池边律棠也繁花满树，枝条垂挂，倒映水中，摇曳生姿。各种水鸟，或成双成对嬉戏游玩；或嘴衔花枝轻掠水面。最令人怜爱的是鸳鸯，浮于数漪春波之上，竟似锦上罗纹彩丝之图案，异常美丽。游赏其境，似身临仙境中，不知春秋几何。众侍女各赋新诗：

“和风拂影浪中花，疑是身至像棠崎。”

“林棠花缀春池底，此水通贯井手川。”

“何须寻访蓬莱岛，此处即胜众仙乡。”

“风和日丽竞荡舟，兰篙水溅赛飞花。”遂又任兴吟诵，大抒其情，若历梦境，不知何往，亦忘了家在何方。水面风光腐施，满怀春情，足以牵动少女春心。

天已薄暮，乐师赛起《皇撤之曲》，音色颇美。游船驶近钓殿，大家虽犹未尽兴，依恋不舍，但也只得弃船登岸。钓殿装饰朴素，简洁雅致。紫姬左右的许多年轻侍女早已在此等候。她们个个新装艳服，如花团锦簇，艳丽非凡。此刻乐人奏出世间罕闻之名曲，选用特别优秀的舞人伴舞。他们各显神技，以搏紫夫人欢心。

夜至，众皆方兴未艾，便在庭中燃起篝火，宣召乐人到阶前奏乐助兴，众人复举杯延乐。亲王及公卿皆乘兴而入，或弹琴抚箏，或吹萧管。乐人均为名师，乃以萧管吹出双调。此刻堂上请亲王及公卿使用丝弦相和。弦密管促，嘈嘈切切，颇为盛大。在秦催马乐《安名尊》之时，仆役们虽不谐韵律，却也被这美妙的音乐吸引，竟挤于门前车马之间，听得心花怒放，如痴如醉，皆觉得如此生活委实情趣无限。如此春宵演奏如此春曲，比及演奏于其他季节，更为韵味十足，富有春趣。众人皆深有体会。

是夜奏乐相娱，通宵达旦。音调从吕调移至律调，又增奏中国的《喜春乐》。此时兵部卿亲王也吟唱催马乐《青柳》，反复咏唱两遍，歌喉清越婉唯。主人源氏亦与之相和。乐声如鸟声报晓，迎来天明。隔墙秋好皇后听到邻院作乐之声，妒羨不已。

这春院中繁花斗妍，四季如春。只因以前无诱人心魂之美女来访贵公子，皆引为美中播疵。如今已来一美女玉望，美若天仙，且甚得源氏宠爱。诸公子闻讯，皆欧一睹为快。内中有几个自恃出身高贵，配作其婿，故屡设良机，或甜言蜜语动其芳心；或坦率开口，贸然求婚。亦有几个多情公子，羞于启齿，独自倍受相思之煎熬。例如内大臣之公子拍木便是其一，棺木因不知自己与玉望乃异母兄妹，因此钟情于她。又如兵部卿亲王，因相伴多年的夫人三年前已故，孑然独居，不堪寂寥孤苦，故抛却所有顾虑，寄玉钙以相思之情。今日他借酒浇愁，喝得烂醉，头插藤花，胡言乱语地打闹，丑态百出，模样甚为可笑。这些皆为源氏意料中事，他却佯装不知。正在传林劝酒之际，兵部卿亲王颇觉烦闷，不欲再饮，乃推杯道：“倘若无甚心事，我早已离座逃去。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啊！”便吟诗道：

“苦思何奈血缘近，不借此身赴深渊。”遂将头上藤花摘下，并举杯奉与源氏，口中唱

道：“共戴鲜花！”源氏满面笑容答道：

“莫非值得投渊死？枝头春艳请细赏！”使百般挽留他。亲王也不好离座而去。翌日，众皆余兴未尽，继续作乐，音调更显悠扬美妙。

秋好皇后春季讲经便从此日开始。昨夜借居于六条院的诸女眷亦换装，打算前往秋殿听经。其余清人因家中有事而归。正午时分，众人聚于秋殿。光源氏以下诸人，皆参与经会。殿上人皆无一缺席。这多半是迫于源氏之威势罢了。故此法会隆重庄严，排场宏大无比。春殿紫夫人向佛发心献花。她挑选八个面貌清秀的女童，分为两班，四人着鸟装扮鸟童，四人着蝶装扮蝶女。令鸟童手持内插樱花的银瓶，蝶女手持内插橡棠花的金瓶，樱花和橡棠花皆为紫夫人亲手剪取。她们从春殿前的小山脚乘船出发，往秋殿驶来。春风微拂，瓶中樱花数片飞落，漾于水面。风和日丽，春色宜人。女童所乘之船似从彩云春风中缓缓飘来，这情景实在美不胜收！秋殿院内无特设帐棚，便在殿旁廊房中设置临时凳椅，作为乐场。八个女童弃舟上岸，从正面石阶上抬级而上，入得殿中奉献鲜花。香火师接过花瓶，供于净水旁，此时，夕雾中将又呈上紫夫人致秋好皇后之信，其中附诗道：“君怜秋光胜春色，香困闲候野虫鸣。确够蝴蝶春园闹，惟恐幽人不称心。”秋好皇后阅毕，便知这是答复自己去年所赠红叶诗的，脸上遂绽露一丝笑容。昨日被紫夫人所邀众持女，全心迷醉春花，相互赞道：“竟有如此美妙春色，的确人见人爱，娘娘亦会赞不绝口吧。”

婉啾鸟啼中，鸟童翩然起舞；乐师奏出《边陵频伽》之曲相伴，音调清雅优美。湖中水鸟似被如此妙音感动，也远远鸣唱作和。乐曲将尽，节奏转急，愈发情趣妙生。正值高潮之际，嘎然而止，余味无穷。蝶装女童也舞得轻灵如飞鸟，她们渐次舞近橡棠篱边，便如蝶般飞进繁花密丛之中。次官与殿上身分相宜之人，皆来皇后处领取赐品以分赏众人。赐品皆依照情况而备。他们赐与鸟装女童每人一件白面红里常礼服，赐与蝶装女童每人一件律棠色衬袍，赐与乐师的乃每人一身白色衣衫，或一卷绸缎，各不相同，夕雾中将领赐一身女装，外加一件紫面绿里常礼服。秋好是后于信中如此回复道：“昨日游船乐趣，令人羡慕不已。

“但愿君心无歧意，我欲随蝶访春殿。”皇后与紫姬均才华出众，但皇后诗道略欠不足。此回赠之诗，不能在佳作之列。

凡昨日参与游船的皇后的侍女，紫姬皆以精美之礼赐赏。此六条院中，几乎是日日宴游，夜夜歌舞，人人欢度时日。众诗文亦无拘无束，纵情娱乐。各殿女眷不断书信。且说玉鬘自从与紫姬等在踏歌会上见面之后，时常与诸人互通音讯，彼此问候。紫姬虽未能深悉玉章教养如何，但亦感到玉望聪慧灵秀，才华横溢，并且性格温和，对人恭谦，故对她颇有好感。倾慕她的王孙公子甚多，但源氏思之甚慎，不敢贸然决定。长此做其父亲，非他所愿。故有时意欲公开其生身父亲乃内大臣之真相，以便堂而皇之娶她。夕雾中将很是亲近玉望，时时走近其帷帝旁。玉望也亲自与他答话相叙，此刻玉堂总是不胜羞怯。夕雾因虑及尽人皆知他们为姐弟关系，故对她毫无邪念，不作非分之想。内大臣家诸公子不知玉望乃其异母妹，常托夕雾转叙相思之苦。玉鬘当然丝毫不为他们动情，只感到兄妹相爱，心里私下苦不堪言。她常独自沉思：“我在此处，总得教生父知晓方好。”然而她只装作一心一意依赖源氏，并不道出心思，宛若涉世未深的孩子。她与其母亦有几分相似，却不酷肖，才气、心思也更胜之。

四月初一始换夏装。此时人心欢快顺畅，天气也愈显明媚晴朗。源氏平日闲暇无事，常饮酒度日。玉置所收情书，愈来愈多。源氏见果如自己所料，颇觉有趣，便时常到玉鬘处，查看其情书。见有应复之信，便劝其答复。玉鬘则默然无语，面呈难色。兵部卿亲王求爱心切，时隔不久，便已痴迷若狂，不堪焦灼，于请书中倾诉相思之怨。源氏看罢忍俊不禁，笑个不停，对玉囊道：“这位是弟人品最为端正，从不谈及风流韵事，因此我一直对他格外亲近。如今已届不惑之年，却因你而痴狂若此！倒让人觉得可笑可怜。你总得回复他才好，大凡略晚风情之女，皆知此位亲王，乃世间最可交谈之人。他确实是个风流人物呢！”他想用此话打动其芳心，但玉鬘只觉得难为情。

惠黑右大将乃承香殿女御之兄，向来道貌岸然，伊然正人君子相，如今也像谚语所云“爬上恋爱山，孔子也跌倒”，竟苦苦向玉置求爱。源氏興味十足，觉得别有一番滋味。一日，他查看情书，发现一封宝蓝色中国红信笺，芬芳扑鼻，沁人心脾，折叠颇精巧，诧异道：“此信怎叠得这般好？”便打开信，只见其手笔隽秀优美，附诗道：“

“谁知思君心，思心今渐测。犹如岩泉水，奔腾无颜色。”

字体甚是清酒雅致。源氏问：“谁作此信？”玉鬢迟疑不答。于是源氏召右近问道：“凡接此类情书，务必探明其来历，认真作答。纵有贪色好玩之辈胡作非为，亦不可过分责之。据我亲身体会，男子痛恨女子不答复自己，责怪她冷酷无情，此时便难免做出违礼之事。若女子本身出身卑微，又不答理男子，男子便会怪其无礼，也不免做出非份之举。若男子来信吟风咏月，对女子并无恋情，女子也以雅德相对，反倒煽动其情，对如此男子，不睬也罢，断不会受到指责。倘若男子逢场作戏，偶寄信挑逗，切不可即刻作复，否则遗患无穷。总之，若女子任性作事，自认深解风情，不放过一切机会作兴，其后果定然困窘。然兵部卿亲王与鬢黑大将，彬彬有礼，均为谦谦君子，决非轻薄之辈。倘不辨轻重，置之不答，的确有失利数。对于比他们身分低微之人，则可依其志趣，辞其感情，观其诚意而相宜以对。”

此际玉鬢因为羞怯，将头倒在一边，其侧影更楚楚动人。她外着红面蓝里常礼服，内穿白面蓝里衫，红白相衬，甚为调和，颇觉雅艳新颖。其形态举止，虽仍带乡下人气息，却也款款大方，极具优雅趣味。况且如今已逐渐学得京都人言行，便愈加娇媚可爱，端庄妇淑了。加之化妆浓淡相宜，恰到好处，愈觉花容月貌，光彩照人。源氏不由看呆了，心念若将此女奉送他人，实为可惜。右近含笑端详两个，下暗想：“源氏主君年纪尚轻，为其父不甚适合，如结为连理，倒是龙凤璧合，天生一对佳偶。”想到此，便向源氏道：“我从不曾传送别人来信与小姐。大人以前所看之信，我惟因虑及对方颜面而暂且收下，小姐亦不曾过目。至于回信，必等大人吩咐后再作理会。即便如此，小姐仍甚心烦呢。”源氏含笑看了看信，问道：“那封折叠得精致美妙之信，是谁写的？”右近答道：“哦！这封信，那送信人也不管我们接与不接，放下便走了。此乃内大臣家大公子相木中将所作，他与此处小侍女见子是旧相识，此信便是托其转交的。除和见子，此处无人帮他。”源氏道：“这倒有趣。其官位虽不高，但你们怎可疏忽此人？公卿们虽然官高，然论声望，却无几人可与柏木相比。此大公子在众多公子中最为持重。怎奈他与小姐是兄妹？将来某日，他会明了实情的。如今，你们暂不公开，姑且应付一下吧。此信写得实在漂亮！”他拿着信，竟不忍释手。又对玉鬢道：“我对你讲了如此多，不知你心有何感，我实在为你担心呢！即使要将实情告知内大臣，也须虑及：你尚年幼无知，身份也未定，且你与父母兄妹素昧平生，贸然相认，他们能与你和平相处、相安无事吗？倒不如先嫁个好郎君，定了身份，以后再父女相认不迟。兵部卿亲王，虽是独身，但他生性轻浮，情妇甚多，况家中尚有许多名誉不佳的婢妾。若要作夫人，也须此人宽厚豁达，心无怨恨，方可安生。若其人稍有嫉妒怨恨之心，则必难免反目失欢之事，故须顾虑于此。至于鬢黑大将，他嫌恶夫人年长色衰，正多方猎色物艳。此实非世间女子所喜之事。婚嫁乃终身大事，故我于心中左右权衡，难有定见。关于姻缘，即便于父母面前，也难以将自己心愿说得分明。但你如今业已成人，对万事皆应有主见，明辨是非。你可将我看作你已故母亲，凡事要与我商量。我是不忍心让你不称心的。”

源氏此番话说得诚恳真挚。玉望听罢，颇感为难，不知怎生应答才是。她似小孩般默然不语，突觉甚为怠慢，遂答道：“女儿从无知的裙裸时代直至今日，未曾谋面双亲，未得聆听他们教诲，故万事均无定见。”她答话时神态异常温驯柔和，妩媚可爱。源氏颇为传惜于她，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正如谚语所谓‘后母应作亲娘看’。我对你关怀备至，你已看明白了罢？”他又对她谈了很多，但终未道出心中隐情，只是时时于谈话中隐约其辞。玉望

也只装作全然不知。他只得慨叹数声，告辞退出。走至门口，但见庭前数枝小竹，临风摇曳，苍苍滴翠，姿态窈窕，娉婷可爱。使暂驻阶前，即兴作诗，对玉望吟道：

“庭前淡竹生，深根扎篱内。婆婆越墙去，青青欲示人。想起令我痛悔不已啊！”玉望膝行至帘前，和诗道：

“山中生小竹，移根于院庭。你承尊恩育，不思回故里。倘被生父知晓，恐诸多不便。”源氏听罢，知其故意曲解其恋情为父女之情，更觉此人颇可怜爱。玉望口虽如此说，心中却并不如此想。她焦心盼望源氏寻个机会向内大臣揭穿此情，以便父女相认。但又转念：“这位对我关怀备至的太政大臣委实令我感激。如今我即使与父相认，但自幼别离，毫不熟悉，他能否如源氏般对我关怀备至呢？”她读过许多类似于此的古代小说，已渐晓世事人情，故觉得还是小心谨慎为好，便不自行前往认亲。

源氏觉得玉望愈发娇羞可爱了。一次他在紫姬前称赞她：“此女模样颇招人喜爱，丝毫不似其母脾气古怪、态度沉暖；她知情达理，温柔可亲。看来此人足可信赖呢。”紫姬熟知其性情，料想他不会仅将玉望当作女儿看待，心甚担心，便答道：“她虽知情晓理，却心无城府，真心诚意依赖你，真是难得！”源氏问道：“我有何不值得信赖的呢？”紫姬含笑答道：“怎会没有！即便是我，也不知为你尝了多少难言之苦。许多事铭记于心，至今尚不能忘记呢！”源氏听得此话，觉得此人敏感之极！便说道：“你如此胡乱猜测，委实令人厌烦！倘我存有异心，她定会察觉的。”他颇觉此事麻烦，便就此打住话头。心绪却甚烦躁：人家对我如此猜疑，我该如何处置此事呢？一面又自省：到了这般年纪，怎能仍像少年般无聊？但其心中终究难以抛却玉皇，仍时常前往探访，关怀备至。

一久雨初晴的傍晚，万籁俱寂。庭前几株小枫与裸树苍翠欲滴，劳葱郁郁。源氏顿觉心旷神怡，仰望天空，吟咏白乐天“四月天气和且清”之诗。吟里，玉堂隐约芳姿袭上心头，便像往常那样悄然走进其屋内。玉皇正自由无拘地习字看书，忽见源氏进来，便恭敬而立，满脸绯红，娇羞之色，甚是妩媚可爱。源氏见其温婉之相，慕地忆起夕颜当年，情不自禁道：“初见你时，觉得你并不似你母亲。近来却觉得竟不差丝毫，我心中正感慨颇多呢！常叹夕雾中将毫无其母之影子。孰料世间竟有如你这般酷肖母亲之女。”言毕不禁淌下泪来。

他见一只盒盖里有桔子，便摆弄桔子，即兴赋诗：

“红桔花开时，闻香怀故人。玉容何肖似，宛若故人身。此故人永远铭刻于我心，教我魂牵梦萦，难以释怀。多年来我寂寥孤苦，愁颜难展。如今你如此酷似你母，以致每次见我皆恍在梦中，愈教我眷念依依，难于抑制！你不要疏离我才是呢！”说着，便不由自主地握住了玉皇的玉手，玉皇因源氏从未有过此举，疑其冲动，心中窘迫不堪，但也只得乖乖地坐于那里，答诗道：

“玉颜既肖似故人，亦如故人薄令身。”说毕颇觉狼狈，便饰着身子，娇怯之态，楚楚动人。其纤纤玉手如春笋般丰腴湿润。源氏看罢，不禁心猿意马，徒添烦恼忧伤。此日，他略显明朗地向她表达倾慕爱意。玉皇惊慌失措，浑身颤栗不已。源氏洞悉其心，便道：“你为何不亲近我呢？我会巧妙隐秘此事，断不会招人非议。你亦不必惊慌，偷偷与我相恋吧！我对你倾心甚久，所爱极深，如今更甚，真可谓至爱绝世。与向你寄情书的人相较，你该不会轻视我吧！世间如我这般情深似海之人实属少见，故我甚不忍将你许配他人。”如此父女之爱，实在有悖常理。

雨停歇下来。微风拂竹，飒飒悦耳；云破月来，银光皎皎。似这般良宵美景确有无比清雅之趣。众侍女见两人促膝谈心，有所忌憚，皆避之。两人原虽时常相见，然而如今夜这般，却甚难得。许是言语一旦出口，热情便难以遏制之故，此时源氏也巧妙地将上衣悄然脱去，横卧于玉皇身侧。玉皇心中倍感厌恶，又深恐侍女们窥见，不成体统，惟觉痛苦之极。她想：“倘若生父在身边，即便对我冷淡不理，也不至受此凌辱。”禁不住悲从中来，虽竭力抑制，但眼泪终究夺眶而出，那模样好生可怜！源氏对她道：“你如此厌恶

我，真使我不胜悲伤啊！即便是天各一方，素未谋面之人，一旦相爱，也可如此，此乃世间常情。更何况你我朝夕相处，情意弥笃，为何不能有此亲近之举呢？我断不至胡作非为，做出越轨之事，惟欲借此慰藉自己不堪忍受之恋情吧。”遂又讲了诸多甜言蜜语。加之睡于身侧之人，模样竟酷肖故人，确实令他感慨之极。源氏虽然心存他念，但也知不可生出轻佛淫乱之举，故即刻打住此念。他深恐侍女诸人惊诧讥评，便趁夜色尚浅时辞归，临别留言：“没有比我更真心爱你之人，你倘因此而讨厌我，我定会伤心无比。我对你情真意切，难以言表，故我绝不会做招人非议之事，让人对你讥评。我仅欲为慰藉对故人相思恋慕之情罢了，故以后亦将与你说些风流情话，惟愿你能体察此心，好生回答于我。”此番话竟说得周到备至。然此刻玉壶已不胜懊怨，听得此话反倒愈加愁闷痛苦。源氏又道：“我只道你乃有情之人，哪曾料到你如此厌恶我。”遂长叹一声，续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切勿令外人知晓！”说罢转身归去。玉鬢虽已二十有二，但并不懂得男女之事，连略知此道者亦甚少接近，故不知男女之间尚有更胜于亲明共卧之事。只觉今日辞然逢此大不幸，竟神色惨淡，悲叹不已。众侍女见状，纷纷议论：“小姐今日不适呢！”众人皆前来侍候。侍女兵部君等暗自议论道：“源氏主君对小姐如此关怀，真教人感动不已啊！即使生父，也不会如此周全备至。”一闻此语，玉望愈发厌恶源氏，她万没料到他竟怀此叵测之心，不禁又感慨自己身世凄苦，悲痛不已。

翌日清晨源氏早早遣人送信来。玉望因心绪烦乱，仍侵卧在床。侍女们递过笔砚来，劝她立即作复。玉量精神萎靡启读源氏来信。信用白纸书写，外表堂皇在重，手笔游洒优美。信中说道：“昨夜你待我实在冷淡之极，我虽伤心，但又难以忘却。不知别人对此会作何感想？

未解罗衫同抗席，何缘嫩草怨春残？你实在是个未话世事的小孩呢。”他极力作出父辈口吻。但玉堂看了心甚厌恶。若置之不理，又恐别人惊诧，便以一张厚厚陆奥纸回信：“今已拜读赐言，奈何心绪烦乱，不能详复，还望见恕。”源氏见此回信，微笑着想：“依此看来，此人倒颇有骨气。”他觉得向此人诉说怨情，虽颇具意趣，却甚是麻烦。

表明恋慕之情后，源氏并不似古歌中所吟咏的那般“决心启口又迟疑”，却仍继续向玉望倾诉恋情，纠缠不休。玉望愈发困窘不堪，忧伤愁闷之极，只觉无处留身，竟致病倒。她想：“很少人知此实情，无论亲近、疏远，皆以为他乃生父。而今，倘将此事泄露开去，定被世人所耻，落得身败名裂！生父内大臣原本就不将我当亲生女儿疼爱，更何况闻知此事，定会将我视为浪荡女子。”她思前想后，心中甚觉烦乱。得知源氏并不厌弃兵部卿亲王与鬢黑大将，遂向玉鬢求爱，恳切有加，昔日吟咏“犹如岩泉水”之柏木中将，从见子处隐约得知源氏赞誉于他，又因不晓真情，乃暗自高兴。于是不断向玉鬢寄信，倾诉爱慕之意，以致整日魂不守舍，痴迷若狂。